

## 鄂西农民世代传唱《诗经》

湖北房县一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榆树下,双胞胎兄弟吴高星、吴高月深情唱道:“关关雎鸠往前走,在河之洲求配偶,窈窕淑女洗衣服,君子好逑往拢绣,姐儿见了低下头……”歌声引来许多乡亲,有的轻声和唱。

房县古名房陵,地处神农架北坡,山高林密,灌木丛生。这里居民世代“好歌”,直至今日,依旧村村有“歌布袋”,镇镇有“民歌王”。

房县曾在全县开展过一次民间文化普查,搜集到民间歌谣1.2万多首。相关统计显示,全县会唱民歌的有5万多人。

80多岁的退休教师王天鹏记得自己小时候,村里长辈去世,晚辈会请童子念唱《诗经·蓼莪》:“蓼蓼莪,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……”

不少民歌用《诗经》的诗句开

篇,或者中间插入《诗经》的诗句或段落,有的则是对《诗经》诗篇的改编。

49岁的吴高星、吴高月兄弟是门古寺镇红星村的“专业歌手”,以唱歌为生,被称为“歌师”。他们两人与村里几位“歌师”一起,组成演出队,骑着摩托车,带着锣鼓乐器,谁家办红白喜事,他们就去“闹气氛”。

时下,由这些“歌师”组成的“乐队”在乡下很受欢迎,娶媳妇嫁女儿要请他们唱歌,有人去世要请他们唱“丧鼓歌”。此外,逢年过节,农闲之时,通常会请他们表演一番。

当地政府大力扶持这种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化。从2007年起,房县开始为传承优秀民间文化的艺人评“职称”,目前已评出400多人。胡元炳能唱1500多首民歌,被评为“一级歌师”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被列在儒家经典书籍《四书五经》之首。《诗经》创作年代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。这样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,何以能在偏远山区世代传唱?

湖北省十堰市民俗学会会长袁正洪告诉记者,西周太师尹吉甫是《诗经》主要编撰者之一。一些研究者认为尹吉甫是房陵人。

房县的另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是“流放文化”。相传,尧帝的儿子丹朱被流放房陵;秦始皇时的一次宫廷政变后,1万多人被流放至此;唐朝庐陵王李显被武则天贬谪,在此地居住了14年之久……

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说:“流放者所带来的宫廷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融汇与整合,形成了新的独特的文化。”

据新华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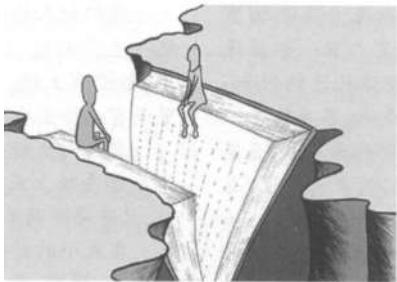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的情味,有苦也有乐。

记得小学四五年的时候,我读了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书是叔从学校里带回家的,书的颜色本是淡黄色的,因时间的久远和传阅的人多,显得颜色重了些。也许正是唐诗词语的华丽清秀,把我带进了一片文学天地。

我读书,首先是因需要而读。一直觉得古人云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很有哲理,人到中年更明白了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道理。书是人类群体才智结晶而成的,读书可以让人从中撷取精华,善于思考与观察,拓宽视野,净化心灵。有些书如果精读深思,细细咀嚼,使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,像一把心灵的钥匙,能打开心扉,指明方向,增加信念和精神力量。

读书人自得其乐。对于渴求读书的人来说,不读些书便是十分痛苦的事,甚至使人窒息。读

## 读书的情味



书时偶尔闭目沉思,觉得书里的描写总是有形有色,有声有味,有动有静。有些书读了使人有骨气,特别是读情调高雅的书使人心情更舒畅。有时进入书中的角色里,如见其人,如观其行,如闻其声,与主人公情愫交融,悲喜与共,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虽没有万贯家财,但我却感到读书的充实、安逸和舒适,一切喜怒哀乐全在书里了。特别是

月明风静的夜晚,伫立窗前,在皎洁的明月下读书诵诗,神游在梦幻的意境中,也是很惬意的。

说读书人呆,是恰如其分的。爱读书的人吝嗒与人聊天的时间,痛惜酒席上的时光消磨,总想饿着肚子离席而去。读书人话也少,盛夏里,当人们摇着扇儿侃大山时,而读书人则大汗淋漓,与灯下嗡嗡直叫的蚊虫相伴。

读书的人,总觉得时间飞逝,当希望和理想还没实现的时候,敏感地悟出时间对我们是十分短促而极其重要,总希望在有限的短暂里创造短暂的无限。人生如路程,脚总比路长,只要不停地行走,没有路也可以走出路的,路再长也可以走到头的。只要自己执著追求,时时用心去创造,坚定、自信而奋发,就不必管别人说什么,只管读你的书,做你的事。

王丁强